資治通鑑/卷13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三十一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三十二 宋紀十四

► 卷一百三十三

起強圉協洽，盡上章閹茂，凡四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32卷

卷第一百三十二

【宋紀十四】 起強圉協洽，盡上章閹茂，凡四年。

太宗明皇帝中泰始三年（丁未，公元四六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張永等棄城夜遁。會天大雪，泗水冰合，永等棄船步走，士卒凍死者太半，手足斷者什七八。尉元邀其前，薛安都乘其後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，死者以萬數，枕屍六十餘里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；永足指亦墮，與沈攸之僅以身免，梁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為魏所虜。上聞之，召蔡興宗，以敗書示之，曰：「我愧卿甚！」永降號左將軍；攸之免官，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。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。

裴子野論曰：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，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。一失毫釐，其差遠矣。太宗之初，威令所被，不滿百里，卒有離心，士無固色，而能開誠心，布款實，莫不感恩服德，致命效死，故西摧北蕩，寓內褰開。既而六軍獻捷，方隅束手，天子欲賈其餘威，師出無名，長淮以北，倏忽為戎。惜乎！若以向之虛懷，不驕不伐，則三叛奚為而

起哉！高祖蠭虱生介胄，經啟疆場；後之子孫，日蹙百里。播獲堂構，豈雲易哉！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，公私困竭，請發冀、相、濟、兗四州粟，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，沿清運載，以賑新民；魏朝從之。

魏東平王道符反於長安，殺副將駙馬都尉萬古真等；丙午，司空和其奴等將殿中兵討之。丁未，道符司馬段太陽攻道符，斬之；以安西將軍陸真為長安鎮將以撫之。道符，翰之子也。

閏月，魏以頓丘王李峻為太宰。

沈文秀、崔道固為土人所攻，遣使乞降於魏，且請兵自救。

二月，魏西河公石自懸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，不克；退屯陳項，議還長社，待秋擊之。鄭羲曰：「張超蟻聚窮命，糧食已盡，不降當走，可翹足而待也。今棄之遠去，超修城浚隍，積薪儲谷，更來恐難圖矣。」石不從，遂還長社。

初，尋陽既平，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，又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。未至，值張永等敗退，懷珍還鎮山陽。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，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、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，至東海，僧暠已退保東萊。懷珍進據朐城，眾心兇懼，欲且保郁洲，懷珍曰：「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，計齊之士民，安肯甘心左衽邪！今揚兵直前，宣佈威德，諸城可飛書而下。奈何守此不進，自為沮撓乎！」遂進，至黔陬，文秀所署高密、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。懷珍送致文炳，達朝廷意，文秀猶不降；百姓聞懷珍至，皆喜。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。懷珍軍於洋水，眾謂且宜堅壁伺隙，懷珍曰：「今眾少糧竭，懸軍深入，正當以精兵速進，掩其不備耳。」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，拔之。文秀聞諸城皆敗，乃遣使請降；帝復以為青州刺史。崔道固亦請降，復以為冀州刺史。懷珍引還。

魏濟陰王小新成卒。

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，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，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，睢陵、淮陽皆留兵戍之。玄載，玄謨之從弟也。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，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，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，輔國將軍清河張讜守團城，及兗州刺史王整、蘭陵太守桓忻、肥城、糜溝、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。休賓，乘民之兄子也。

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，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為之繼援。白曜，燕太祖之玄孫也。白曜至無鹽，欲攻之。將佐皆以為攻具未備，不宜遽進。左司馬范陽酈范曰：「今輕軍遠襲，深入敵境，豈宜淹緩！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，不暇攻圍，將不為備；今若出其不意，可一鼓而克。」白曜曰：「司馬策是也。」乃引兵偽退。申纂不復設備，白曜夜中部分，三月，甲寅旦，攻城，食時，克之；纂走，追擒，殺之。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為軍賞，酈范曰：「齊，形勝之地，宜遠為經略。今王師始入其境，人心未洽，連城相望，鹹有拒守之志，苟非以德信懷之，未易平也。」白曜曰：「善！」皆免之。

白曜將攻肥城，酈范曰：「肥城雖小，攻之引日，勝之不能益軍勢，不勝足以挫軍威。彼見無鹽之破，死傷塗地，不敢不懼；若飛書告諭，縱使不降，亦當逃散。」白曜從之，肥城果潰，獲粟三十萬斛。白曜謂范曰：「此行得卿，三齊不足定也。」遂取垣苗、麋溝二戍。一旬中連拔四城，威震齊土。

丙子，以尚書左僕射蔡興守郢州刺史。

房崇吉守升城，勝兵者不過七百人。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，自二月至於夏四月，乃克之。白曜忿其不降，欲盡坑城中人，參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：「今勍敵在前而坑其民，自此以東，諸城人自為守，不可克也。師老糧盡，外寇乘之，此危道也。」白曜乃慰撫其民，各使復業。

崇吉脫身走。崇吉母傅氏，申纂妻賈氏，與濟州刺史盧度世有中表親，然已疏遠。及為魏所虜，度世奉事甚恭，贍給優厚。度世閨門之內，和而有禮。雖世有屯夷，家有貧富，百口怡怡，豐儉同之。

崔道固閉門抵魏。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，請兵援接。白曜欲遣兵赴之，酈范曰：「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，擁兵數萬，城固甲堅。強則拒戰，屈則遁去。我師未逼其城，無朝夕之急，何所畏忌，而遽求援軍！且觀其使者，視下而色愧，語煩而志怯。此必挾詐以誘我，不可從也。不若先取歷城，克盤陽，下梁鄒，平樂陵，然後按兵徐進，不患其不服也。」白曜曰；「崔道固等兵力單弱，不敢出戰；吾通行無礙，直抵東陽，彼自知必亡，故望風求服，夫又何疑！」范曰：「歷城兵多糧足，非朝夕可拔。文秀坐據東陽，為諸城根本。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，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；若進為文秀所拒，退為

諸城所邀，腹背受敵，必無全理。願更審計，無墮賊彀中。」白曜乃止。文秀果不降。

魏尉元上表稱：「彭城賊之要籓，不有重兵積粟，則不可固守；若資儲既廣，雖劉彧師徒悉起，不敢窺淮北之地。」又言：「若賊向彭城，必由清、泗過宿豫，歷下邳；趨青州，亦由下邳、沂水經東安。此數者，皆為賊用師之要。今若先定下邳，平宿豫，鎮淮陽，戍東安，則青、冀諸鎮可不攻而克；若四城不服，青、冀雖拔，百姓狼顧，猶懷僥倖之心。臣愚以為，宜釋青、冀之師，先定東南之地，斷劉彧北顧之意，絕愚民南望之心；夏水雖盛，無津途可由，冬路雖通，無高城可固。如此，則淮北自舉，暫勞永逸。兵貴神速，久則生變，若天雨既降，彼或因水通，運糧益眾，規為進取，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，青、冀二州猝未可拔也。」

五月，壬戌，以太子詹事袁粲為尚書右僕射。

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，魏人遣清、泗間人詐攸之云：「薛安都欲降，求軍迎接。」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，攸之不許。既而來者益多，喜固請不已，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：「君諸人既有誠心，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，皆即假君以本鄉縣，唯意所欲；如其不爾，無為空勞往還。」自是一去不返。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。

薛安都子伯令亡命梁、雍之間，聚黨數千人，攻陷郡縣。秋，七月，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。

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。攸之以為清、泗方涸，糧運不繼，固執以為不可。使者七返，上怒，強遣之。八月，壬寅，以攸之行南兗州刺史，將兵北出；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。道成收養豪俊，賓客始盛。

魏之入彭城也，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，據之，遣使來降；蕭道成以為朐山戍主。朐山濱海孤絕，人情未安，崇祖浮舟水側，欲有急則逃入海。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C102城，崇祖部將有罪，亡降魏。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，去城二十里；崇祖方出送客，城中人驚懼，皆下船欲去。崇祖還，謂腹心曰：「虜非有宿謀，承叛者之言而來耳，易誑也。今得百餘人還，事必濟矣。但人情一駭，不可斂集，卿等可亟去此一里外，大呼而來云：『艾塘義人已得破虜，須戍軍速往，相助逐之。』」舟中人果喜，爭上岸。崇祖引入，據城；遣羸弱入島，人持兩炬火，登山鼓噪。魏參騎以為軍備甚盛，乃退。上以崇祖為北琅邪、蘭陵二郡太守。

垣榮祖亦自彭城奔朐山，以奉使不效，畏罪不敢出，往依蕭道成於淮陰。榮祖少學騎射，或謂之曰：「武事可畏，何不學書！」榮祖曰：「昔曹公父子上馬橫槊，下馬談詠，此於天下，可不負飲食矣。君輩無自全之伎，何異犬羊乎！」劉善明從弟僧副將部曲二千人，避魏居海島，道成亦召而撫之。

魏於天宮寺作大像，高四十三尺，用銅十萬斤，黃金六百斤。

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，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悉還攸之，以沮其氣。上尋悔遣攸之等，復召使還。攸之至焦墟，去下邳五十餘里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，伯恭擊破之。攸之引兵退，伯恭追擊之，攸之大敗，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。攸之創重，入保顯達營；丁酉夜，眾潰，攸之輕騎南走，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，還屯淮陰。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，玄載棄下邳走，魏以隴西辛紹先為下邳太守。紹先不尚苛察，務舉大綱，教民治生禦寇而已；由是下邳安之。

孔伯恭進攻宿豫，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。魏將孔大恆等將千騎南攻淮陽，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。

慕容白曜進屯瑕丘。崔道固之未降也，綏邊將軍房法壽為王玄邈司馬，屢破道固軍，歷城人畏之。及道固降，皆罷兵。道固畏法壽扇動百姓，迫遣法壽使還建康。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，以母妻為魏所獲，謀於法壽。法壽雅不欲南行，怨道固迫之。時道固遣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、廣川二郡事，戍磐陽，法壽乃與崇吉謀襲磐陽，據之，降於慕容白曜，以贖崇吉母妻。道固遣兵攻之，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，道固兵退。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法壽對為冀州刺史，以法壽從弟靈民、思順、靈悅、伯憐、伯玉、叔玉、思安、幼安等八人皆為郡守。

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，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。道固拒守不降，白曜築長圍守之。陵等至東陽，文秀請降；陵等入其西郭，縱士卒暴掠。文秀悔怒，閉城拒守，擊陵等，破之。陵等退屯清西，屢進攻城，不克。

癸卯，大赦。

戊申，魏主李夫人生子宏。夫人，惠之女也。馮太后自撫養宏；頃之，還政於魏主。魏

主始親國事，勤於為治，賞罰嚴明，拔清節，黜貪污，於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。

太中大夫徐爰，自太祖時用事，素不禮於上。上銜之，詔數其奸佞之罪，徙交州。

冬，十月，辛巳，詔徙義陽王昶為晉熙王，使員外郎李豐以金千兩贖昶於魏。魏人弗許，使昶與上書，為兄弟之儀。上責其不稱臣，不答。魏主復使昶與上書，昶辭曰：「臣本實彧兄，未經為臣。若改前書，事為二敬；敬或不改，彼所不納。臣不敢奉詔。」乃止。魏人愛重昶，凡三尚公主。

十一月，乙卯，分徐州置東徐州，以輔國將軍張讜為刺史。

十二月，庚戌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為兗州刺史。休賓之妻，崔邪利之女也，生子文曄，與邪利皆沒於魏。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。休賓密遣主簿尹文達至歷城見白曜，且視其妻子；休賓欲降，而兄子聞慰不可。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：「劉休賓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，何故違期不至！」由是城中皆知之，共禁制休賓不得降，魏兵圍之。

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，汝陰有備，無功而還。常珍奇雖降於魏，實懷貳心；劉勉復以書招之。會西河公石攻汝陰，珍奇乘虛燒劫懸瓠，驅掠上蔡、安成、平輿三縣民，屯於灌水。

太宗明皇帝中泰始四年（戊申，公元四六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未，上祀南郊，大赦。

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眾寇武津，豫州刺史劉勉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，又斬魏於都公閎於拔於汝陽台東，獲運車千三百乘。魏復寇義陽，勉使司徒參軍孫台瓘擊破之。

淮西民賈元友上書，陳伐魏取陳、蔡之策，上以其書示劉勉。勉上言：「元友稱『虜主幼弱，內外多難，天亡有期』。臣以為虜自去冬蹈藉王土，磐據數郡，百姓殘亡；今春以來，連城圍逼，國家未能復境，何暇滅虜！元友所陳，率多夸誕狂謀，皆非實。言之甚易，行之甚難。臣竊尋元嘉以來，傖荒遠人，多干國議，負擔歸闕，皆勸討虜，從來信納，皆貽後悔。境上之人，唯視強弱：王師至彼，必壺漿候塗；裁見退軍，便抄截蜂起。此前後所見，明驗非一也。」上乃止。

魏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讜，讜以團城降魏。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為東徐州刺史，李璨與畢眾敬對為東兗州刺史。無又說兗州刺史王整、蘭陵太守桓忻，整、忻皆降於魏。魏以元為開府儀同三司、都督徐、南、北兗三州諸軍事、徐州刺史，鎮彭城。召薛安都、畢眾敬入朝，至平城，魏以上客待之，群從皆封侯，賜第宅，資給甚厚。

慕容白曜圍歷城經年，二月，庚寅，拔其東郭；癸巳，崔道固面縛出降。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曄同至梁鄒，劉休賓亦出降。白曜送道固、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。

辛丑，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為都督司、北豫二州諸軍事、司州刺史。魏西河公石攻之，珍奇單騎奔壽陽。

乙巳，車騎大將軍、曲江莊公王玄謨卒。

三月，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。

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為輔國將軍，將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，至不其，聞歷城已沒，遂降於魏。

交州刺史劉牧卒。州人李長仁殺牧北來部曲，據州反，自稱刺史。

廣州刺史羊希使晉康太守沛郡劉思道伐俚。思道違節度，失利，希遣收之；思道自帥所領攻州，希兵敗而死。龍驤將軍陳伯紹將兵伐俚，還，擊思道，擒斬之。希，玄保之兄子也。

夏，四月，己卯，復減郡縣田租之半。

徙東海王禕為廬江王，山陽王休祐為晉平王。上以廢帝謂禕為驢王，故以廬江封之。

劉勉敗魏兵於許昌。

魏以南郡公李惠為征南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都督關右諸軍事、雍州刺史，進爵為王。

五月，乙卯，魏主畋於崞山，道如繁畤，辛酉，還宮。

六月，魏以昌黎王馮熙為太傅。熙，太后之兄也。

秋，七月，庚申，以驍騎將軍蕭道成為南兗州刺史。

八月，戊子，以南康相劉勃為交州刺史。

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為輔國將軍，統高密等五郡軍事，自海道救東陽。至不其城，為魏所斷，因保城自固。魏人攻之，不克。

辛卯，分青州置東青州，以文靜為刺史。

九月，辛亥，魏立皇叔楨為南安王，長壽為城陽王，太洛為章武王，休為安定王。

冬，十月，癸酉朔，日有食之。發諸州兵北伐。

十一月，李長仁遣使請降，自貶行州事；許之。

十二月，魏人拔不其城，殺沈文靜，入東陽西郭。

義嘉之亂，巫師請發修寧陵，戮玄宮為厭勝。是歲，改葬昭太后。

先是，中書侍郎、舍人皆以名流為之。太祖始用寒士秋當，世祖猶雜選士庶，巢尚之、戴法興皆用事。及上即位，盡用左右細人，游擊將軍阮佃夫、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、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，並參預政事，權亞人主，巢、戴所不及也。佃夫尤恣橫，人有順迕，禍福立至。大納貨賂，所餉減二百匹絹，則不報書。園宅飲饌，過於諸王；妓樂服飾，宮掖不如也。朝士貴賤，莫不自結。僕隸皆不次除官，捉車人至虎賁中郎部，馬士至員外郎。

太宗明皇帝中泰始五年（己酉，公元四六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亥，上耕籍田，大赦。

沈文秀守東陽，魏人圍之三年，外無救援，士卒晝夜拒戰，甲冑生蟣虱，無離叛之志。乙丑，魏人拔東陽，文秀解戎服，正衣冠，取所持節坐齋內。魏兵交至，問：「沈文秀何在？」文秀厲聲曰：「身是！」魏人執之，去其衣，縛送慕容白曜，使之拜，文秀曰：「各兩國大臣，何拜之有！」白曜還其衣，為之設饌，鎖送平城。魏主數其罪而宥之，待為下客，給惡衣、疏食；既而重其不屈，稍嘉禮之，拜外都下大夫。於是青、冀之地盡入於魏矣。二月，己卯，魏以慕容白曜為都督青、齊、東徐三州諸軍事、征南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進爵濟南王。白曜撫御有方，東人安之。

魏自天安以來，比歲旱饑，重以青、徐用兵，山東之民疲於賦役。顯祖命因民貧富，為三等輸租之法，等為三品：上三品輸平城，中輸它州，下輸本州。又，魏舊制：常賦之外，有雜調十五；至是悉罷之，由是民稍贍給。

河東柳欣慰等謀反，欲立太尉廬江王禕。禕自以於帝為兄，而帝及諸兄弟皆輕之，遂與欣慰等通謀相酬和。征北咨議參軍杜幼文告之，丙申，詔降禕為車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，出鎮宣城，帝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。欣慰等並伏誅。

三月，魏人寇汝陰，太守楊文萇擊卻之。

夏，四月，丙申，魏大赦。

五月，魏徙青、齊民於平城，置升城、歷城民望於桑干，立平齊郡以居之；自餘悉為奴婢，分賜百官。

魏沙門統曇曜奏：「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谷六十斛入僧曹者，即為僧祇戶，粟為僧祇粟，遇凶歲，賑給饑民。」又請：「民犯重罪及官奴，以為佛圖戶，以供諸寺掃灑。」魏主並許之。於是僧祇戶、粟及寺戶遍於州鎮矣。

六月，魏立皇子宏為太子。

癸酉，以左衛將軍沈攸之為郢州刺史。

上又令有司奏廬江王禕忿懟有怨言，請窮治；不許。丁丑，免禕官爵，遣大鴻臚持節奉

詔責禕，因逼令自殺，子輔國將軍充明廢徙新安。

冬，十月，丁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魏頓丘王李峻卒。

十一月，丁未，魏復遣使來修和親，自是信使歲通。

閏月，戊子，以輔師將軍猛陽為兗州刺史，始治淮陰。

十二月，戊戌，司徒建安王休仁解揚州。休仁年與上鄰亞，素相友愛，景和之世，上賴其力以脫禍。及泰始初，四方兵起，休仁親當矢石，克成大功，任總百揆，親寄甚隆；由是朝野輻湊，上漸不悅。休仁悟其旨，故表解揚州。己未，以桂陽王休范為揚州刺史。

分荊州之巴東、建平，益州之巴西、梓潼郡，置三巴校尉，治白帝。先是，三峽蠻、獠歲為抄暴，故立府以鎮之。上以司徒參軍東莞孫謙為巴東、建平二郡太守。謙將之官，敕募千人自隨，謙曰：「亦夷不賓，蓋待之失節耳，何煩兵役以為國費！」固辭不受。至郡，開布恩信，蠻、獠翕然懷之，競餉金寶；謙皆慰諭，不受。

臨海賊帥田流自稱東海王，剽掠海鹽，殺鄞令，東土大震。

太宗明皇帝中泰始六年（庚戌，公元四七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亥，初制間二年一祭南郊，間一年一祭明堂。

二月，壬寅，以司徒休仁為太尉，領司徒；固辭。

癸丑，納江智淵孫女為太子妃。甲寅，大赦。令百官皆獻物；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、書，上大怒，封藥賜死，既而原之。

魏以東郡王陸定國為司空。定國，麗之子也。

魏主遣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擊吐谷渾。

夏，四月，辛丑，魏大赦。

戊申，魏長孫觀與葉欲渾王拾寅戰於曼頭山，拾寅敗走，遣別駕康盤龍入貢，魏主囚之。

癸亥，立皇子燮為晉熙王，奉晉熙王昶後。

五月，魏立皇弟長樂為建昌王。

六月，癸卯，以江州刺史王景文為尚書左僕射、揚州刺史，以尚書僕射袁粲為右僕射。

上宮中大宴，裸婦人而觀之，王后以戶扇障面。上怒曰：「外捨寒乞！今共為樂，何獨不視！」後曰：「為樂之事，其方自多；豈有姑姊妹集，而裸婦人以為笑！外捨之樂，雅異於此。」上大怒，遣後起。後兄景文聞之，曰：「後在家劣弱，今段遂能剛正如此！」

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，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，當為天子。上疑之，征為黃門侍郎、越騎校尉。道成懼，不欲內遷，而無計得留。冠軍參軍廣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，安置標榜，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境上；道成以聞，上使道成復本任。秋，九月，命道成遷鎮淮陰。以侍中、中領軍劉勔為都督南徐、兗等五州諸軍事，鎮廣陵。

戊寅，立總明觀，置祭酒一人，儒、玄、文、史學士各十人。

柔然部真可汗侵魏，魏主引郡臣議之。尚書右僕射南平公目辰曰：「若車駕親征，京師危懼，不如持重固守。虜懸軍深入，糧運無繼，不久自退；遣將追擊，破之必矣。」給事中張白澤曰：「蠢爾荒愚，輕犯王略，若鑾輿親行，必望麾崩散，豈可坐而縱敵！以萬乘之尊，嬰城自守，非所以威服四夷也。」魏主從之。白澤，衮之孫也。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諸軍出西道，任城王雲等督諸軍出東道，汝陰王天賜等督諸軍為前鋒，隴西王源賀等督諸軍為後斷，鎮西將軍呂羅漢等掌留台事。諸將會魏主於女水之濱，與柔然戰，柔然大敗。乘勝逐北，斬首五萬級，降者萬餘人，猶戎馬器械不可勝計。旬有九日，往返六千餘里。改女水曰武川。司徒東安王劉尼坐昏醉，軍陳不整，免官。壬申，還至平城。

是時，魏百官不給祿，少能以廉白自立者。魏主詔：「吏受所監臨羊一口、酒一斛者，死；與者以從坐論。有能糾告尚書已下罪狀者，隨所糾官輕重授之。」張白澤諫曰：「昔周之下士，尚有代耕之祿。今皇朝貴臣，服勤無報；若使受禮者刑身，糾之者代職，臣恐奸人窺望，忠臣懈節，如此而求事簡民安，不亦難乎！請依律令舊法，仍班祿以酬廉吏。」魏主乃為之罷新法。

冬，十月，辛卯，詔以世祖繼體，陷憲無遺，以皇子智隨為世祖子，立為武陵王。

初，魏乙渾專政，慕容白曜頗附之。魏主追以為憾，遂稱白曜謀反，誅之，及其弟如意。

初，魏南部尚書李敷，儀曹尚書李訢，少相親善，與中書侍郎盧度世皆以才能為世祖、顯祖所寵任，參豫機密，出納詔命。其後訢出為相州刺史，受納貨賂，為人所告，敷掩蔽之。顯祖聞之，檻車征訢，案驗服罪，當死。是時敷弟弈得幸於馮太后，帝意已疏之。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兄弟陰事，可以得免。訢謂其婿裴攸曰：「吾與敷族世雖遠，恩逾同生，今在事勸吾為此，吾情所不忍。每引簪自刺，解帶自絞，終不得死。且吾安能知其陰事！將若之何？」攸曰：「何為為人死也！有馮闡者，先為敷所敗，其家深怨之。今詢其弟，敷之陰事可得也。」訢從之。又趙郡范標條列敷兄弟事狀凡三十餘條。有司以聞，帝大怒，誅敷兄弟。訢得減死，鞭髡配役。未幾，復為太倉尚書，攝南部事。敷，順之子也。

魏陽平王新成卒。

是歲，命龍驤將軍義興周山圖將兵屯浹口討田流，平之。

柔然攻于闐，于闐遣使者素目伽奉表詣魏求救。魏主命公卿議之，畢曰：「于闐去京師幾萬里，蠕蠕唯習野掠，不能攻城；若其可攻，尋已亡矣。雖欲遣師，勢無所及。」魏主以議示使者，使者亦以為然。乃詔之曰：「朕應仇敕諸軍以拯汝難。但去汝遐阻，必不能救當時之急，汝宜知之。朕今練甲養士，一二歲間，當躬帥猛將，為汝除患。汝其謹修警候，以待大舉。」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